

袁哲生《秀才的手錶》

◎小月

袁哲生的《秀才的手錶》係由三篇短篇小說所組成——〈秀才的手錶〉、〈天頂的父〉及〈時計鬼〉。

作者從未仔細介紹「燒水溝」是個怎樣的地方，只淡淡提到黃昏的時候村裡的人都會來這裡洗澡（想必是一處溫泉），而最後一個離開的他，望著風中漸去的人影及風景，不禁有一分奇異的感嘆與心靈相呼應。在天地間洗澡是多麼舒爽自然又放肆啊！也許在六〇年代的台灣鄉村並不稀奇，在開放的現代也不稀奇，但粗糙土性味強的鄉野人物放卻是最稀奇的文化標本，蓬勃地放著悍天鬥地的肆。

整體讀來三篇小說可以算是一個被分解的連貫故事（各不相關的連貫），作者自述的阿生仔倚著的燒水溝第一席固執的理髮師父阿公，阿公拖著勤儉顛頑又潑辣的阿媽，阿媽招呼著隔壁賣紅龜粿的鐵齒王火炎仔夫婦，火炎仔和阿公阿媽仰著老神在在的算命仙阿川伯公，所有人都敬畏乞丐王空茂央仔，唯獨老番癩阿公卻崇拜「外省的」耶穌。在整篇語調童氣、文字乾淨合身的回憶裡，讀者會現自己抱著一台作者縮身而成的收錄音機，在無聲起動開關按鍵的語言中，走進一片淡謬清靜的森林，淡的是真切場景，謬的是比場景更真切的夢幻。

「時間」是再虛幻不過的主題了，可

是作者一連用〈秀才的手錶〉、〈時計鬼〉詮釋了兩回。〈秀才的手錶〉中擁有全鎮少數幾只手錶之一而且熱衷寄信的秀才，永遠無法準時地預測郵差到來的時刻；人生經驗豐富的阿公及阿媽，永遠聽不到賣粉圓冰的阿進仔靠近的聲音；秀才一直在寄一封「全台灣島根本就無這個所在」的信，最後死了，也沒有人知道或相信，秀才「誤時」的死是因為「準時」的手錶所導致。

中國人依著自己發明的十二個月、二十四個節氣及七十二個侯生活在大自然裡，而不是時間被人們度量了，還是人們成為時間的表記？當人類順著天體羽翼旋轉的方向臣服時，體內自有一股四時節氣，讓靈敏的人們知道工作及休息的最適時的韻律，若人們想藉手錶將時間劃分為一秒秒來探測時間的長河，反而抽刀斷水，亂了沒有秩序的秩序。諷刺的是，聽到算仙預測即將到來的地震後，阿公竟去買了一只手錶，失去了自己的「聽力」和「時間」，惶惶的日子反而因細細繞行的秒針變得安心平靜。如果把情緒視為長短不同的單位，興奮及怨怒是短，悲傷及寂寞是長，手錶就像一只心律調節器，逆向而不科學地平衡著生活中迎面而來的歡愁焦慮。

在〈時計鬼〉中，作者和武雄上遇到了拿著竹棒的時計鬼，專管住在各個時鐘

裡的小鬼。時計鬼輕輕一揮棒就改變了時間的速度，是「一種很善良的鬼，它們把某人的手錶調快一點，或是把某個時鐘調慢一點，全都出於好心（所有時計鬼上一輩子都是戴過手錶的）。偶爾，如果，手錶突然停了，不必急著修理，那是時計鬼在發出警告了，最好在家休息一天，自然可以逢兇化吉，不會撞上倒楣的事。」手錶在這裡的角色變成了人類的小守護神，回到最初原始生活點，呼應著人類已失去的靈性。而無論手錶是規律地刻劃著人類的時間，或是不規律地主動替們類調整時間，時間的不可掌握性透露著人們等待被擺佈的悲哀。

〈天頂的父〉是作者唯一對父親有所著墨的地方，讓讀者發現他父親充其量是個沉默的側影，引導了較哀傷的氣氛。而裡面三個「外省仔」主角——投軍失蹤的父親、人人敬畏的乞丐王空茂央仔、禮拜堂裡的耶穌，都是一團喃喃沉默的空氣，生命中較特別的人總是無形易逝又無從緬懷，加重無聲的迷惘，而許多暫現又重覆繚繞的影像——不斷噹噹升起又降下的平交道上柵欄、糖廠排放熱水形成的蒸氣像「棉花人拿著棉花糖牽著棉花狗」無聲地從天邊走過去、一群總是像河裡小魚一樣游到東，再游到西的山羊，這些句子沉默地襯著阿公口沫橫飛、手足舞蹈的鮮麗背影，諷而不傷、俗氣而不過氣，常讓讀者從心底笑出個不知所以然來，而奇異地跟

在空茂央仔身邊散步的查甫公和查某媽的靈魂，狂調可愛地 不輸《百年孤寂》裡的幽魂。



秀才的手錶／聯合文學／2000.8